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八

宋 胡仔 撰

杜少陵三

石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近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于言外滕王

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
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
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于自然畧不見其用
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
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眼云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
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
則記風濤之蚤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

寒蓋不當寒五月風寒冷拂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
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
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
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
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
塵俗之言止為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
多矣方當共以為戒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稱蘇渙為靜者而極美其詩以為

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聲所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逞巴中號為白跖後同哥舒晃反嶺外伏誅不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乎逆旅相遇一時意氣所許固不皆當然以擬龐公則太不類廼知詩人之言類多過實而所毀譽尤不可盡信渙詩世猶或見其一二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目為晨光閉目為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

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為長于諷
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觀其詞氣頡頏如此固自可見
其胸中也苔溪漁隱曰蘇渙少不羈善白弩時號白跖
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踰嶺扇
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律詩今錄二首云養蠶為素
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
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
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毒蜂一巢成高挂

惡木枝行人百步外自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
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
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
山谷云戲題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
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
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
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淑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
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

吳松半江水王宰丹青絕倫如老杜此作決不虛發而
世遂無宰畫蓋丹青山水李將軍父子最號絕倫而宰
名不著計世間雖有宰畫人亦以為二李矣又云尤工
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之句齊宗室蕭賁於扇
上圖山水咫尺萬里故杜於此用之其引事精緻如此
苕溪漁隱曰予讀益州畫記云王宰大厯中家于蜀川
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老杜與宰同時此歌又居成都時
作其許與益知不妄發矣

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天棘
非煙非霧自是一種物曾見一小說今忘之矣高秀實
云天棘天門冬也見本草其枝蔓延疑蔓字也非夢青
絲也然本草天門冬一名巔棘王元之詩水芝卧玉腕
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為夢蓋天門冬亦名
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
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為夢又釋天棘為柳皆非也

茗溪漁隱曰余按本草載抱朴子云天門冬或名顛棘
即不云或名天棘冷齋學林二說遂以天棘為天門冬
何也其引王元之詩云天棘蔓金絲又以天棘為柳不
知亦何所據邪少陵詩總目云天棘夢青絲之句最疑
學者或曰梵語名柳為天棘又近傳號東坡杜詩事實
一篇更以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為證固悟夢
字乃由舞字之訛缺況以上句考之政應用一草木蒸
對偶非有與義也

呂氏童蒙訓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柁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漫叟詩話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常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厭

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鍊之語

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于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秃筆掃驂騑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

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
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
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唐子西語錄云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
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
東坡云敢將詩律闢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
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
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

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
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
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
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
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郡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
播詩名御溝為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
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
本切願向急流傾自為冠絕無瑕呈僧貫休公曰此

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楊袂而去休公曰此公思敏取
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
涵帝澤休公將掌中字示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
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
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畧如宗室
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
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韓子蒼云東坡今集本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
筆奇偉尚竄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
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剗剗但
稱其渾厚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
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
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以為改者勝
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

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為得於容易而未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茗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德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蔡寬夫詩話云天下事有意為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

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此所以
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
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
還自來者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之句有何不可為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
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箇字撚斷
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
作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

固不遠哉

唐子西語錄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侘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愧哉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者真書生之習氣也邪

西清詩話云遊龍門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黃魯直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闕當作天閣對雲卧為親切嘗

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
此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

少陵詩正異云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世傳古本作
天闕今從之莊子之管闕天正用此字舊集訛作闕又
或作關今不取蓋先生詩該衆美者不唯近體嚴于屬
對至於古風句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
以不必屬對為高古何邪故詳之篇首以俟知者焉

黃氏多識錄云遊奉先寺詩云天闕象緯逼此寺今在

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後人妄改為天闕荆公又改為天閱皆非

學林新編云田舍詩曰櫟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或說櫟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為櫟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櫟柳不可以對枇杷某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如此乃以為對耳覓松苗子詩曰落落下羣非櫟柳青青不朽宜楊梅以櫟柳

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檨柳對枇杷非誤也寄高詹
事詩曰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鴻雁二物也鯉者魚
之一種其名為鯉疑不可以對鴻雁然懷李太白詩曰
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雁對江湖為正對矣
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鵲詩烏鵲二物
疑不可以對鵲鵲然偶題詩曰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
羆為正對矣寄李白詩曰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鵬
鳥乃鳥之名鵬鳥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巴州

兩閣老詩曰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以貔虎對麒麟為正對矣哭韋晉之詩曰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為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

王直方詩話云沈存中云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蓋以雞對楊皆為假借田承君云雞黍兩事那得以楊梅為對范蜀公云武侯廟栢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古之詩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

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太細長乎余以為論詩正不當爾二公之言皆非也

遜齋閑覽云沈內翰譏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為太細長不知予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于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為妄語又破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云金鎖碎者乃日光題中無日字不當言竹影凡

物因日而有影苟無日影從何生言竹影即日光在其
中矣如荆公金山寺詩云江月入松金破碎亦須藉松
影方見月光之破碎却怪題中無影字可乎善論詩者
正不應爾

紺素雜記云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栢詩霜皮溜雨四
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
長乎予謂存中性機警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為誤何也
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即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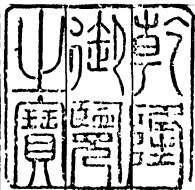
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為一圍則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栢當從古制為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十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為詩史何肯妄為云云也

學林新編云古栢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某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邪姑言其高

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則過矣

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於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旌旌是也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

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
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
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漁隱叢話前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程琰

謄錄監生_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九

宋 胡仔 撰

杜少陵四

茗溪漁隱曰清明日詩爭道朱蹄驕齧郝王叔原注朱
廷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廷平曰此馬今日死
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郝帝怒遣使殺之余謂此事非
是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郝注云良馬低頭至郝

故曰齧郝子美之意當出於此蓋前事非佳也

雪浪齋日記云日日江魚入饌來驗石本乃白白江魚
入饌來退之聯句陶暄逐風乙躍視舞晴靖別本作乙
乙靖靖以方言故云靖靖為是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
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
易以理推之也

西清詩話云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

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其語磊落
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云
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也

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
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石林詩話云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
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
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

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
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
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
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闕柴門迥五月江
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洪駒父詩話云老杜詩黑暗通蠻貨黑暗犀角也波斯
國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二事並見段成式酉陽
雜俎

瑤溪集云子美教其子曰熟茲文選理文選之尚不愛
奇乎今人不為詩則已苟為詩則文選不可不熟也文
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採萃
而成編則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選也唐時文弊尚文
選太甚李衛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也
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
率宗法文選撫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嚙為我語至老杜
體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為獨步也

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為文章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盃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類是也茗溪漁隱曰唐人絕句野人自愛山中宿況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其句雖拙亦不失為倔奇也

高齋詩話云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
青天窻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東坡題真州
范氏溪堂詩云白水蒲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
醒門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畝陰蓋用老杜詩意也

苕溪漁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
第四對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
去時危弃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和鬱孤
臺詩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

宣樓又唐人絕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
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之類是
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
無心逐定遠燕領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也退之序
是長頸高結句斷喉中又作楚聲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
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曰子美人日詩元

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
惟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方朔占
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
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灾少
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灾豈春
秋書王正月意邪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漫叟詩話云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
暑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

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苔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
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
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
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
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
孟二人事也又王直方詩話載蔡寬夫啟為太學博士
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萬古有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
與此相類亦佳對也

呂氏童蒙訓云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疎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疎畧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佛經稱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曰何階子方便又

曰吾亦師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顧愷之
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
之畫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乃
云虎頭僧像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余嘗見一老
書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詩取而觀之注紈袴不餓
死儒冠多誤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故稱冠譬之
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故舉袴譬之小人雖不為
無理然穿鑿可笑

王直方詩話云近世有注杜詩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
賈少年幽徑恐多蹊乃引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絕域三冬暮乃引東方朔三冬文學足用寂寂繫舟雙
下淚乃引賈誼傳不繫之舟終日坎壈纏其身乃引孟
子少坎坷但省古來盛名下乃引新唐書房琯贊云
盛名之下為難居真可發觀者一笑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
定辭有兩出者多並存于注不敢徹去至王荊公為百

家詩選始叅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有才過屈
宋注一云先生所談或屈宋則捨正而從注且如今年
冬未休闕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為闕西卒則刊
注而從正本若此之類不可槩舉其採擇之當亦固可
見矣惟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闕字與下句語不類
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礪礪連錢動肉駿於理若不通
乃直改闕作閱改駿作駿以為本誤耳

學林新編云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

詩者曰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
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古詩乃樂府所載藁砧詩也藁
砧者鈇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言夫
出也大刀頭者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
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
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
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為殘月則誤矣唐李義山擬意詩
云空看小垂手忍問大刀頭亦用此事也

遜齋閒覽云狄遵度幼而聰慧弱冠為文詞氣豪邁有
韓柳之風其為歌詩每以子美為法既而友人有往湘
中者乃為文使之耒陽弔子美之墳數日忽夢子美與
之反覆諷誦其平生所為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
覺彷彿可記纔十餘字遂自綴足成章云佳城鬱鬱頽
寒烟孤雛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掛枕木前霜拱鴈
遠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
尚在肯與蟋蟀論大年歲餘遵度卒時十六矣余從遵

度族人聞此事為最詳因附於此東坡亦嘗記此事但
差畧耳

茗溪漁隱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陪
栢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票姚按漢
史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
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
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
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不當其義也余謂子美今

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從服虔音爾王荊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票姚亦以平聲用之必承襲子美之意也

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閑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

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閒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

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

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于此如望
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
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
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
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
女效顰者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
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

鴈詩云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八句公又使讀老杜
孤鴈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竒老杜補遺云鮑當
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
美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
舍不盡之意乎

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涓水盪其胸相如子
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背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背入
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胸與背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

之非也

石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

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為之便當
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漁隱叢話前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

宋 胡仔 撰

杜少陵五

三山老人語錄云重過何氏詩云花妥鶯梢蝶溪喧獺
趣魚西北方言以墮為妥花妥即花墮也

詩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
命意曲折後予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云紈

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快快祇是走跋跋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

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它皆謂之變體可也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體為本自然法度

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叙異端之汨正繼叙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叙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皆數疊而復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堯典自若稽古帝堯至格于上下則堯之大畧也自克明峻德至于於

變時雍言堯修身以及天下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
若予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
既備繼之以遜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
學之士不可不知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
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
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
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此句中命
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雅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

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後深穩健麗山谷云天育驃騎歌首句云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乃穆天子傳云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示從孫濟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之放手戲贈閬鄉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出此也南

朝何季山居若邪溪雲門寺與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
三高敕給白衣尚書祿不受故山水障圖末云若邪溪
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茲始蓋有隱遯
之興也百憂集行云只今倏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
才五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宴戎州楊使
君東樓云重碧拓春酒輕紅擘荔支拓春酒擘荔支此
主人用歌妓為樂者漢陂行菱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
雜記雍人拭羊注拭淨也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朱門

酒食臭路有凍死骨孫子新書云楚莊攻宋廚有臭肉
尊有殂肉而三軍有饑色也注引孟子殊非是北征詩
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
黃出山海經贈李白云飛揚跋扈為誰雄蓋用賀六渾
論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有飛揚跋扈之志事指祿山
而言也至日云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
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
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

之功此說為是解悶詩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
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重馬翠眉踈側生荔支
見左太冲蜀都賦張九齡亦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
之嶮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雲壑布衣臨武
長唐羗上書諫荔枝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厓而鄰切
武后改人為厓因而誤寫重當作害踈當作須別本如此
翠眉謂妃子也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詩有羽翼
商山起蓬萊漢閣連葢用太子賓客祕書監事也峽束

蒼江起巖排石樹圓石樹石楠也杜位宅守歲詩舊本作守歲阿成家當以此為是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也

丘既切

杜詩凡言建已建子者月用當時歷法野艇

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為正看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制讀與掣同俗音作徹耳臣子憂四番當作憂思番空城白日長當作城空白日長蜀人謂施師長年三老謂

衫領為舡杜詩皆用之

東坡云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
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
寂寥無聞焉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
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着耕耘可以並驅
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
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石林詩話云七言難于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

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魚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于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遠而大體也

西清詩話云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着

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
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
用事也禰衡傳過漁陽搥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
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係風捕影豈有迹
邪

詩眼云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
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
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

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
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
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
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閒適則有穿花
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
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
高並兩峰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
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

不動爐烟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
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
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
繡疎松夾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
而能壯乃如是也

苔溪漁隱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王維
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賈至詩云銀燭朝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遶建章

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鑪香共沐恩波鳳池裏
朝朝染翰侍君王老杜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
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
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
今有鳳毛王維詩云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
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
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
頭岑參詩云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鑠

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劒佩星初落柳拂
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今蘇
臺閬中杜工部集本皆不附此三詩惟錢唐舊本有之
後山詩話云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
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王摩
詰云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
字云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苔溪漁隱曰
子美與王維同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即此一聯也子

美寧肯取同時之人詩句以為己用豈不為當時流輩之所譏誚乎無已遽以為說何不知子美之甚邪

蔡寬夫詩話云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越度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太和元和間諸人可跂望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稱者余嘗觀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為澤畔吟停盃

試北望還欲淚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不流江邊
數盃酒海內一孤舟嶺嶠同遷客京華即舊遊春心將
別恨萬里共悠悠如此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
恐未易辨也

東坡云解憂詩云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
盤衆力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
致遠思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
拳期勿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

取其瑕璲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一

宋 胡仔 撰

杜少陵六

西清詩話云樹萱錄云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瘡過之云當誦予詩瘡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不愈則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又不愈則誦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不愈則盧扁無

如何矣此唐末俗子之論少陵與虔結交義動死生若此乃昨暮小兒語耳萬無此理虬鬚似太宗乃八哀詩謂汝陽王璿雖死先於虔八哀詩乃鄭虔輩沒後同時作則虔不及見此詩明矣

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為詩史蓋為是也非但叙塵迹撫故實而已

石林詩話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一韵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為工至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益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取其半方盡善然此話不可為不知者言也

少陵詩總目云八哀詩維古風中最為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

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
經行為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
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

唐子西語錄云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竒石未為極勝
到瞋色帶遠客則不可及也

芑溪漁隱曰余讀史傳及舊聞於知識間得少陵詩事
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如冬狩行云自從獻寶朝河
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

為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
觀天下寶器秋日夔府詠懷云穰多粟過拳西京雜記
上林苑嶧陽栗大如拳又云門求七祖禪傳燈錄北宗
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秋日題
鄭監湖上亭云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荊州圖記當
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即見所謂昭丘也夔
府書懷云藻繪憶遊睢魏文帝與曹洪書遊睢渙者學
藻績之綵注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枯枏詩凍雨落流膠

楚詞使凍雨兮灑塵注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音
東八哀張九齡詩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
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恐少陵用此事西京
雜記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卷縮如蜎故前苦寒行云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蜎述古詩邪嬴無乃
勞張平子西京賦邪嬴優而足恃注云邪偽之利自饒
足恃也一作羸一作羸非是臘日云口脂面藥隨思澤
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

鏤牙甯酉陽雜俎亦云灩澦堆云如馬戒舟航水經白
帝山城門西江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即沒有時不
出又十道志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秋興云昆吾
御宿自逶迤事見揚雄傳武帝開廣上林南至宜春鼎
湖御宿昆吾舊唐書郭子儀上言吐蕃黨項不可忽宜
早為備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
年乃得歸故哭李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代
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

時為元帥故也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君臣留懽娛樂
動殷樛嶠半山老人刊作膠葛未詳其事所出後讀上
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寓屋也膠葛曠遠深貌乃出此
也梅雨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
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
壓水怪因以名縣出成都記贈射洪李四丈云丈人屋
上烏人好烏亦好六韜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
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儲胥和賈至舍人早

朝大明宮云五夜漏聲催曉箭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
更何所訓答云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也風疾舟中伏
枕書懷云疑惑樽中弩樂廣乃弓影此云弩影事見風
俗通應抑為汲令夏至日賜主簿杜宣酒北壁上有懸
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因得疾抑知之使宣於舊處設酒
猶有蛇抑指曰此弩影耳解悶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
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鰖襄

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鰕魚味極肥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鰕宋張敬兒為刺史作六櫓船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鰕一千八百頭孟浩然嘗有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鰕用此事也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按范傳正李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恐少陵用此事或云蜀人呼衣襟紉為船有以見太白醉甚雖見天子披襟自若其真率之至也

茗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畫之矣半山老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

不廢朝廷憂當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
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飈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
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
少願起公死從之遊東坡居士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
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
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
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
小兒天台賀季真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汙吾足乃敢瞋

作詩一笑君應聞

東坡云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
桃竹葉如椽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天成拄杖
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視其端
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

東坡云僕嘗問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龍眼坐客皆
笑其陋荔支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支似江瑤柱應者皆
慙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

言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後山詩話云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司馬遷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為異事

學林新編云贈李太白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某按青菜為羹謂之菁羹字書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菹即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飴飯飴音迅謂

食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鰲珠
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
木部有南燭枝葉人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
汁炊飯名為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枝葉
蓋一物也以青羹為青精則誤甚矣

學林新編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
未詳某案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
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

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
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亘元遺
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
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諧出故子美詩曰
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為廬山之遊也

茗溪漁隱曰緇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乘槎事大
同小異余今采摭其有理者共為一說按張茂先博物
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

見浮槎來不失期齋一年糧乘之而去十餘日中猶觀
星月日辰自後茫茫亦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
舍甚嚴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
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
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
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
時也所載止此而已而荆楚歲時記直曰張華博物志
云漢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

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楮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楮機石為東方朔所識並其證焉案騫本傳及大宛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為匈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而宗懔乃傳會以為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楮機石之說何邪

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
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晉
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為
渡河之說媒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
橋而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
以此為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牽
牛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

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
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
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茗溪漁隱曰余觀注詩史是二曲李歆述其自序云歆
上書之明年言狂意妄聖天子不賜鑊樵全生弃逐嶺
表東坡先生亦謫昌化幸忝門下青氈又於疑誤處授
先生指南三千餘事疏之編簡聊自記其忘遺尔然三
千餘事余嘗細考之史傳小說殊不略見一事寧盡出

於異書邪以此驗之必好事者偽撰以誑世所謂李歆者蓋以詭名耳其間又多載東坡語如草黃騏驎病則注云陳駿卧疾梁拘過門曰霜經草黃騏驎病矣駑駘何以快駛蓋言君子不得時小人自肆也少游一日來問余曰某細味杜詩皆於古人語句補綴為詩平穩妥貼若神施鬼設不知工部腹中幾個國子監邪余喜此譚遂筆寄同叔

子由一字同叔

使知少游留心於老杜意欲鏟

疊嶂則注云袁盎曰諸侯欲鏟連雲疊嶂而造物夫復

如何余因舟中與兒子迨同注檢書倦先卧余繼燭至
曉遂疏之似此等語甚衆此聊舉其一二言之當亦是
偽撰耳近時又有箋注東坡詩句者其集刊行號曰東
坡錦繡段者是也亦隨句撰事牽合殊無根蒂正與李
歟注詩史同科皆不可信也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
此集即阮閱所編詩總也余於漁隱叢話序中已備言
之阮字閱休官至中大夫嘗作監司郡守廬州舒城人
其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乃為人易其舊序去其姓名

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
世所傳眼兒媚詞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一雙
燕子兩行歸鴈盡角聲殘綺窓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
閑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亦闕休所作也闕休
嘗為錢唐幕官眷一營妓罷官去後作此詞寄之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一